

传奇故事精选

人间情爱

土司“号”过的姑娘



土司“号”过的姑娘

徐国华 王海林 编

漓江出版社

土司“号”过的姑娘

徐国华 王海林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86,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407—0420—9/I·323

定价: 3.05元

出版说明

数年来，在国内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学作品数以千计，蔚为大观，其佳作妙品令人兴趣盎然，但读者也常常苦于遇到不少劣作次品。为此，我们约请徐国华、王海林二先生选编了《传奇故事精选》。这套书汇集了佳作妙品中的三十余篇（有些是初次发表），分为各自独立成书的若干册出版。

选编者徐国华先生，系《今古传奇》创始人，原湖北曲艺家协会负责人，老编辑、老作家、老艺术家。

选编者王海林先生，系美学副教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作者。

尽管在数千篇作品中选择其上乘者并非易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深信：《传奇故事精选》的出版，将因其对通俗文学的欣赏、评论乃至创作均有所帮助与推动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漓江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二月

内 容 提 示

土司“号”过的姑娘 婀娜动人的傣族少女艾摆被土司刀受“号”上了，但她对心上人小李仍爱得如痴如醉。令人费解的是：刀受要和她正式成亲，她却同意了。后来，她又暗中安排小李到土司府内幽会；而刀受的儿子也看上了艾摆。于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

女俘 龚剑华率领的八路军“敢死团”在一次战斗之后，因女俘菊子无处安置，便将她留在团里。端庄、富丽、沉静、温柔的菊子对龚剑华怀有特别的爱慕，龚剑华也意外地发现菊子与自己已死去的爱妻在仪态上和情感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深深地爱上了她……

玉女峰传奇 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林业局的年轻人，在荒僻的玉女峰遇到了一个性如烈火又柔情似水的“舞蛇女”，与她度过了惶惑而又难忘的时光。

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 一个既幸福又不幸的女人，先后嫁了两个丈夫，她的平常又不平常的经历耐人寻味。

目 录

女 俘.....	金克剑 (1)
土司“号”过的姑娘.....	李均龙 (37)
玉女峰传奇.....	郭登科 (159)
女 贼.....	张自沙 (204)
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	张 和 (229)
跋 语.....	薛宝琨 (265)

女 俘

金克剑

引子

“唐部长，”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舒娅走进部长室，呈上一纸书信：“这是从日本国佐世保寄来的。”

“唔，扼要地说说。”唐堤已习惯了那些近乎废纸的信件。

“信是佐世保一家花纱棉麻株式会社总经理牧野芝芥先生写的，说是寻找已失散四十年的女儿牧野菊子。”女秘书继续汇报。

“什么？”唐堤突然打断了秘书的话。

“他说他现已是快入土的人，倘若能与女儿见上一面，就死也瞑目了。”

“不不，再说一遍，他要找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叫牧野菊子。”女秘书说到这里，又递上一张发黄的

照片。照片一排四人，中间两位是芝芥先生夫妇，靠右一位是男孩，左侧那个姑娘便是牧野菊子。

“啊？牧野菊子？”唐堤吃力地把肥胖的身子从转椅上挪出，戴上老花镜，接过照片仔细看起来。

“是她，就是她！牧野菊子，牧野菊子！”唐堤呼唤着，摘下眼镜，用手帕揩拭发涩的眼角，“老龚，四十年了，你、你和牧野菊子还在人世吗？老龚，我的伙计……”

女秘书舒娅对老首长的失态，莫名其妙。

唐堤把身子埋进厚厚的沙发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

那是一九四三年深秋，即日寇侵略中国的第六个年头。

一支八路军“敢死团”向苏北东庄日军据点进逼。

东庄，虽是一个不足两千居民的小镇，但因扼京沪铁路之中枢，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远东军司令部特遣大佐酒井寅次郎驻兵把守。酒井寅次郎原是早稻田大学一名华文研究生，精通汉语，通晓中国地理，后加入“大日本圣战同盟”，是东条英机最狂热的追随者。

八路军“敢死团”是从远离东庄一百八十里的渔洋埠秘密行动的。他们将于次日凌晨四点出其不意出现在东庄城下，拔掉酒井这颗钉子，以拯救被酒井关押的我地下工作者。那骑在高头大马上开路的该团团长龚剑华，年方二十又六岁，

是日本宪兵队第一个悬赏缉捕的人物。

这次行动，进展是出奇的顺利。部队很快靠拢东庄。黎明前夜，一部由唐堤指挥，先摧毁车站炮楼，以截断酒井的退路和邻军增援；另一部由龚剑华率领，直插城中，歼灭日军主力，捣毁敌司令部。

猛烈的枪炮声骤然在城中爆响，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夜空，毫无戒备的日军大多在梦中毙命，没死的如鬼哭狼嚎匆忙应战。

龚剑华腰上插把大肚盒子炮，左手握把日本东洋刀，右手端根日造冲锋枪，如入无人之境，杀开一条血路，直插酒井大佐指挥中枢。

这里没有电灯，几支蜡烛昏昏糊糊地映出几个骚动的人影。

龚剑华一梭子子弹扫去，人影一个个倒下了。他双眼通红，丢下了打空了枪膛的冲锋枪，握着大刀，冲进了敌指挥部，他要与他的对手酒井寅次郎一决雌雄。

“啪！”办公桌下一声枪响，继而又传出一声惨叫。

龚剑华一惊，急纵身跃向一边暗角，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桌下爬了出来，手中握着半截被砸断的琵琶琴柄。

龚剑华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女人把琴柄掷在一旁，冷冷地说：“酒井死了！”

龚剑华恨火填胸，举刀砍去——

“八路军先生，”女人跪了下去，“八路军先生，我是该杀的。不过，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托你转交一下。”

龚剑华又是一惊！刀，定在半空中了。

女人从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双手捧住，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呈在这位威严的军人面前。

这是一个绣花荷包，借着忽闪不定的烛光，可以看清上面绣的一朵花，一朵洁白洁白的菊花。

“先生，这个荷包是一位中国姑娘绣的。”她又从怀里取出一个布包，说：“这是我从酒井大佐保险柜弄得的一张条幅，这怕是那位姑娘留给人间的唯一遗物了。请你一并交给龚剑华先生。”

犹如平地爆响沉雷，女人的话叫龚剑华大惊失色！他的目光一时变得僵直。他的心脏象戛然停止了跳动。

一阵可怕的窒息般的沉默！

此时，女人面现安详之色，她闭着眼，伸长脖颈，静静地等待着高扬起的军刀。可刀久久未落下来。

军刀在熠熠闪光。

握刀的手在微微发抖。

“团长！”一虎头虎脑、满身童稚气的战士，端着枪呼哧呼哧地冲过来。他一眼发现对面那个日本女人，顿时，恨火燃烧，端枪吼道：“团长！让我收拾她！”

“舍巴儿！把这俘虏带下去！”

“是！”

舍巴儿哪敢怠慢，只好扶起女俘，往外走去。

这时，一群战士呼叫着冲了过来。龚剑华命令道：“跟我来，打开监狱，营救受难的同志！”

在一间低矮而潮湿的土屋里，龚剑华和唐堤正在对此次战斗唯一的俘虏——那个日本女人进行审讯。

女俘没有惊恐，没有不安，她的话语沉稳而又充满情感，就象一条安详的小溪，静静地、静静地流淌……

一个月前，日宪兵队抓来一批中国共产党员。

那天被审讯的第一个人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据说，被捕前，她是从南洋回来接管德纳西洋行的财产继承人。

“你叫什么名字？”酒井问，口气温文尔雅。坐在一旁的秘书——牧野菊子，颤抖着手，作着记录。她对这类“审讯”已经有种本能的“恐怖症”。

“既然你们不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要抓我呢？”这姑娘一点也不慌张，一字一句，带着讥讽。

“啊，对，对，你叫金素菊，是不？这名字好听极了！”酒井的汉语说得很流利。

“金小姐，我真有些不忍哪！你多年轻，多漂亮，一朵美丽的菊花！我真不忍让她落英成泥呀！”

“谢谢，酒井先生。”回答不冷不热。

“‘腊梅斗寒霜，牡丹争艳丽，园内群芳秀，我独爱素菊’，嘿嘿，写得多美呀，这是哪位诗人写给你的呀？嗯？！”酒井一边说，一边展出一纸条幅，逼视着她。

素菊一愣，不禁自责自怨起来：怎么这么粗心，让敌人把它搜去，这是他送给我的纪念物啊！再者，等于把他的名字暴露给敌人了。

“你说，这个龚剑华与你有什么关系？嗯？”酒井指着条幅的落款问。

“这是一个姑娘的隐私。酒井先生，你应该懂得，窥探人家的隐私是不道德的！”

“八嘎！你的狡辩！”酒井从抽屉里抽出几份报纸，在手中扬了几扬说：“龚剑华，八路军敢死团团长的干活，大日本远东军司令部已悬赏十万日币缉捕他，你还想狡辩。说！说出和他的关系，皇军就会给你自由，懂吗？！”

金素菊从酒井口里听到龚剑华的消息，心里一阵快慰，她微闭上眼，没有说话。

“快说！”酒井催促着。

“我不想讲。”她一阵冷笑。

酒井脸色变了，他不安地踱着步，忽地，他冲到金素菊跟前，咆哮道：“八嘎，我要摧折你这朵菊花——！”他一把抓起她的五指，狠命反折，只听“咔巴”一声，五指折断了。“啊！”金素菊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牧野菊子被这一幕惨剧吓昏了。她不理解，她的上司为何这样坏，这样残酷。

金素菊在昏迷中被丢在牢房的一处角落。

牧野菊子细心地给伤者洗涤血污，又在伤口上敷药膏、扎绷带。然后，给昏迷者一勺一勺喂荤汤，女人多情，情便是泪，泪水一滴滴落到碗里，昏迷者并不知道。

金素菊慢慢恢复了知觉。就在两双眼睛碰在一块的一刹那，金素菊的眼中便喷出仇恨的光，她咬紧嘴唇，拒绝对方的施舍。

“小姐，你醒了……你，再喝点吧，你受不了的……啊，喝吧……”牧野菊子几乎是在哀求。

素菊闭上了眼睛，这是一种无声的逐客令！

“对不起，我走了……”菊子退了出去。

酒井早已洗沐完毕，正裹着睡衣躺在沙发上沉思。连日审讯，毫无收获，这不能不使他焦虑。

牧野菊子疲惫不堪地走了进来。酒井一把搂住她，问：“有好消息么？”

“太君，金小姐仍在危险中。”

“听着，小心伺候。这叫心理感化，懂吗？”

“嗯，太君。”菊子木然地回答。

酒井色眼醺醺地对菊子说：“小姐，这他妈的鬼战场，单调死了！”他懒洋洋地从壁上取下琵琶，慢慢调好弦，突然对菊子道：“脱衣！脱得光光的！给我唱，给我跳！”

菊子已经麻木了。这是她的工作与义务。她脸上毫无表情，脱得一丝不挂。

酒井拨响了琵琶。

菊子踩着节拍，挥动长臂，扭动细柔的腰肢，翩翩起舞。

菊子的嗓子是天生的美，一如她的丽质：

樱花，樱花，
开在富士山下，

哪里有盛开的樱花，

哪里就是我的家。

樱花，樱花……

一曲《樱花谣》，哀哀怨怨，凄凄恻恻，淡淡地从墙壁的夹缝中飘出……

早晨，金素菊醒来了，她觉得精神好多了，疼痛也减轻了许多。忽然，她的眼神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菊花！”她精神为之一振！坐起来，把放在枕边的白菊花捧在手上，又放到鼻子下，尽情地吸吮。倏地，她心里扑腾了一下。判断没错，又是那个日本女人。她正痴痴呆呆倚在牢门口看着她，为她刚才嗅花的举动感到欣喜。

“你早，小姐。”这女人总是这么彬彬有礼。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出去，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对不起……”菊子满含委屈，嗫嚅着起身告辞。

照样的，每天早晨一束菊花。

“酒井大佐想干什么，你就痛痛快快说吧！”有一天，金素菊终于向牧野菊子摊牌了。

“对不起，小姐……”牧野菊子怯怯地靠素菊坐下，黯然神伤地叹了口气，说：“这时节，俺家乡的菊花也该开了……”

“既然你有家乡，为什么要离开它跑到别人的家乡来呢？”金素菊不无嘲讽地回了句。

“小姐，真对不起，我是个罪人，可你得听我说……”菊子突然嚤嚤地哭泣起来，“我觉得我的爸爸是善良的，妈妈也是善良的，我是他们的女儿，也是善良的。中国的山水

美，可我们佐世保的山水也是美的。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我被‘圣战同盟’的长官选中了，征到了他们的‘战地服务团’。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军妓！两年来，我已做过数十名军佐的‘妻子’！小姐，只有当我看到你以后，才唤起我对做一个女人的希望！真的，我爱读中国的书，我敬佩中国的巾帼英雄，可那些都是纸上写的，而你，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小姐，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渺小，是有罪的人，可我也是人哪！我愿意终生向中国人忏悔，洗刷我的罪恶。小姐，你，你就不能原谅我吗？小姐……”菊子不知哪来的勇气，象火山喷发般倾诉积压在心中的耻辱、怨恨！而当她诉完这一切，就象过分负重突然得到解脱，底气全部耗尽一样，昏过去了。

金素菊的心被震撼了，这声声哭诉，饱含着一个女人多少血泪、多少痛苦！

“菊子，菊子！”素菊心生怜悯，声声呼唤着。

二人紧紧拥抱，都哭成了泪人儿。

从此，他们结成了姊妹，素菊为姐，菊子为妹。

菊子常常借送饭为名，她们依偎着讲悄悄话。素菊讲的最多的，是那位给她赠诗的龚剑华。

菊子是个多情而聪明的姑娘，她把素菊所谈的每个细节都刻在心中，有时悄悄品味，揣摩这位男子汉的音容、笑貌。

有一天，菊子突然带来一条可怕的消息：司令部密令将金素菊等一批共党提前处决！

最后几个日子，素菊整日沉默不语，只日夜飞针走线，

挑花绣朵。菊子神不守舍地陪着她，为她放风、守哨。

那天，金素菊似有种预感，便对菊子说：“好妹妹，我只求你办一件事。”

“姐，你只管讲吧。”

素菊从怀里取出一个绣花荷包——这是近几天她按照湘西土家人的习惯绣成的订情荷包。

“好妹妹，我知道我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说不定今晚就有可能被杀害。这些日子，我万念俱灰。也是有缘，碰到了你这个好妹妹，才有我今天考虑后事的机会。这是我送给他的遗物，你无论如何得设法交给他。如能如愿，我纵死九泉也瞑目了。”

菊子接过荷包，只见上面绣着一朵菊花，一朵洁白洁白的菊花。那一针针，一线线，缝进几多柔情，织进几多思恋。

就在当天夜里，素菊和她的难友们全部被宪兵队秘密活埋了……

三

日寇做梦也不会想到，神秘的“敢死团”就隐蔽在仅离东庄西部五十来里的山沟里。

这是一条瘦弱而贫困的小河。

龚剑华独自在河边徘徊。他沿着河岸细细寻觅，一切有

生命的東西都被秋風肅殺了，唯有叢叢昂然怒放的菊花，黃白相間，開得那麼熱烈。“啊！”龔劍華驚喜地撲上去，挑選了一朵潔白潔白的菊花，捧在手上，貼在臉上，親着、親着……“素菊，素菊！”他輕輕呼喚着。

他與她的相識是在怎樣淒風苦雨的日子啊！他是灃濱天門山下硬氣功大師余道人的第十代徒孫。身懷絕技，投到延安，報效祖國。

龔劍華到延安後認識了她。這位女學生叫金素菊，是朝鮮族人。他打心眼里喜歡她，她有女人的美麗、多情、溫馴，又有男性的陽剛之氣。她的本身，就象長白山上披雪的玉樹，既亭亭多姿，又傲然挺拔。她不苟言笑，就象一株無言的花，一首文靜的詩。

在延安的相處是短暫的，也是美好的。他們在寶塔山下扭秧歌，到延安大禮堂聽演講。而最使他們陶醉的，是到延水邊散步。這裡有一塊塊碧藍色的水潭，它能照出各自心中的秘密；這裡有一片片金黃的沙灘，滾圓的鵝卵石，又能勾起他們對夢幻般童年的回憶。

有一天，兩位青年沿着河灘走。大西北的秋風冷得出奇，金素菊緊緊依偎着這可賴以終身依托的“大山”胸前，傾聽那從“山壑”中奔瀉的潮水，各自對視無言，其實是心照不宣。

忽然，素菊停住腳步，掙脫劍華的粗臂，驚喜地叫了聲：“菊花！”

片片野菊，把延水岸鑲成道道彩邊，一股淡淡幽香，似浸透在冰涼的天籟中。